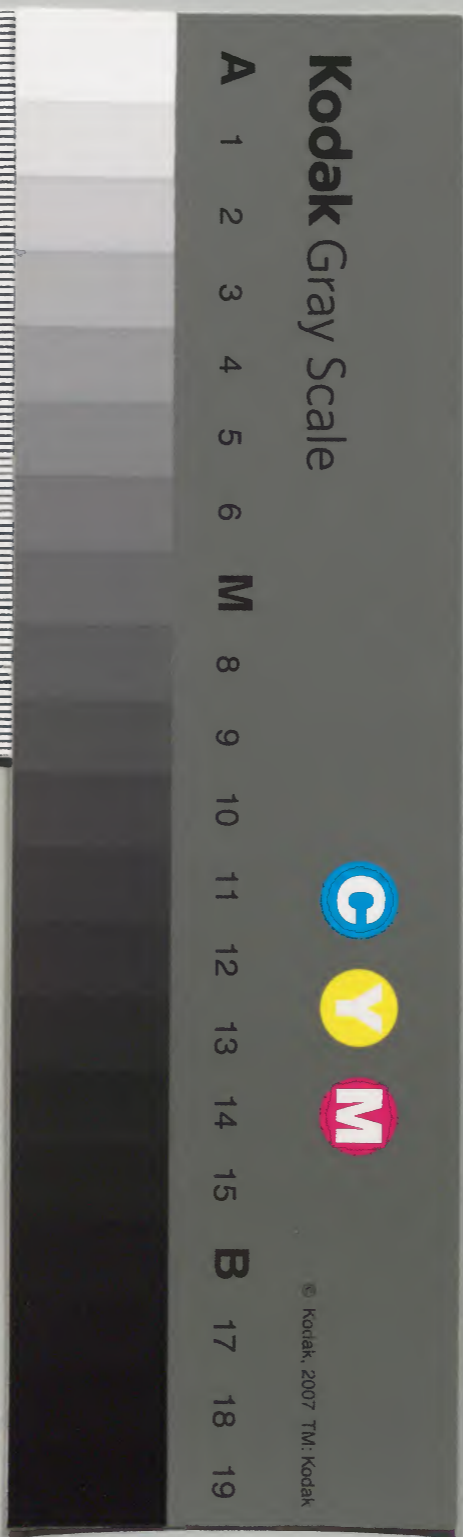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46)		
函號	別	3	1





詩經大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大雅二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說見小雅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
小雅集傳云明白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
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
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
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使人有
興中而禱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王有
之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述大推本后
興德業與大明明之詩同子疑為神勞之
所德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神勞之
釐頌之詩早麓之詩述有享祀太姜之
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為太疑此入而
言文王御家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
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

詩經大全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於音鳥

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不可知其樂
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其樂
或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
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措其被之聲
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
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時叶上紐反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嘆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北十二此詩三大明
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
一則辭指有不同者

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

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新安胡

歸美文王之詞○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天命之由而

命之章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

致四章以下則兼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

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

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華谷溪氏曰文王未嘗稱

也故降而在下魂氣揚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辭也於昭于天嘆其德之昭明

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於昭于天嘆其德之昭明

命如于天與天同德也於昭于天嘆其德之昭明

仁義到此時人心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

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
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臨川王氏曰不顯
時所以甚言其時唯其時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
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
而君有天下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
乎天人之際多以陞降言之也陳子曰言文王之德合
此若道真箇一運而無遠也問文王陞降曰理是如
王所謂洋洋乎昭于天文王陞降在帝左右之意同蓋非
妄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陞一降
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武王之靈由之代商以
以有天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之意約言之而四
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
覆申言之謂也其德之顯即於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
維新之謂也其陞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

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
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
言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陞恪在
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左
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或疑恪亦降字之
公如衛吊且追命襄公云云
誤理或然也

聞音問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太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三

誠可思語辭皇美楨榦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
為骨謂之夜以濟濟多貌今人築牆必立一木于中
橫曰楨直曰榦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
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安成劉氏曰兩皆能勉敬
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
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
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慶源輔氏曰多士之士於
榦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為國之榦
先務者以比然則天下之所以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
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文王之
言時榦而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華谷氏曰
樂劉氏曰多士本由又王教化陶範而士之盛也
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猶人動於雷田反
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豐城朱氏曰美哉
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

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生此
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生此
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舜以
為周之楨榦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
濟濟然之多士乃文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
王之所賴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
傳世之顯也女成劉氏曰言賢才之益于國
如成劉氏曰言賢才之益于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朱子曰
緝如緝麻之緝連止語詞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

詩經大雅卷之五

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

此以神谷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

發而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

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

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

夫於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熙熙明

生曰母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

華谷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王之畫臣無念爾

祖

裸古乳反 黼音甫 皐况甫反 畫才反 反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

商孫子之臣屬也春秋傳晉士起是也膚美敏疾

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凡祭祀贊裸將

之亞果而殷士助祭行灌鬯于京周之京師也

不灌神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休酒

不灌神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休酒

也商周所同黼裳一章以表之耳蓋先代之後統

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前王典禮文物不

詩經大雅卷之六

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此以客禮遇之也
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焉之至一代之與雖改
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
禮樂周未嘗廢也常服黼黻猶用商之衣冠也
訪于箕子稱一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王之
商之紀年也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
敢有一毫却夷之心其視後世則曰殷多士何嘗
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于
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公天下為心者時王不敢
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
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
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
可常也臨川江氏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故殷之
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
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

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注曰告僕夫四年
墜厥緒周之孫子華谷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
他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
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
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
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慶源氏
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不在不敢違也此盛德
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禮而
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敬也故於此呼王之
言使臣而告之使念深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
後而向亦宗之憂深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
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子而
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
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詩至
大
六
桂
一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

不易 易以鼓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三山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巳能脩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商自求禍福自求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臨川王氏曰以

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茂氏又言殷未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巳而不求諸天也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漢書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華谷茂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宜得民斯得天不脩厥德則去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躬川姑弘反

○命之不易無盻爾躬宣昭篆問有虞殷

與叶初九反

自天上天之載無声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

賦也遇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又有通虞度
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
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廬陵歐陽氏曰知天命
窮而止朱子曰武王敷紂云自絕于天且節之
問無過爾躬曰無自也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
伐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
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
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
文王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人無聲臭可求苟
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也新安胡
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
命無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遇絕也味此辭告標
乎其嚴哉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
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
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而終之以此其肯深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
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
文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終言天安無聲臭儀刑文王上天其文王
乎文王亦在上帝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
乎神之亦在上帝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
乎帝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

詩經卷之六

不巳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巳者文王之誠也是
穆不巳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巳者文王之誠也是
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而巳矣
義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

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復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慶源輔氏曰天人之間反覆丁寧言此本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之樂則又將以文王之後世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文王之後世為君臣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以文王之德典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之命周之群臣後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三章言命周之命周之群臣後

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群臣後嗣為對六章先
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
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
補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
朝會通用之後樂則又告成王者然此詩之
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
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
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巳者乃可得而見焉
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
昭明於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
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
不已其教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巳其聞
焉然亦多味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
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
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

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
出此一實無以詔後學其有於此二程先生
者舍是實無以詔後學其有於此二程先生
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安成劉氏
相戒固惟在武王此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
天道尚文告於武王亦曰故仲虺告湯亦曰
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
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脩德儀刑文王
而巳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法文王之德
敬曰又若王敬曰又若王敬曰又若王敬曰
其疾敬德又若王敬曰又若王敬曰又若王
又曰肆德惟王其疾敬德不敬厥德乃早墜
諱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沈市休反 易以岐反 適音的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
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
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
上下去就無常薛谷氏曰明明在上君之善德
其戾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
赫則達乎下而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天之
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
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耳臨川王
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
使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東萊呂氏曰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而無
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
材而為焉耳○薛谷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
之事○曹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

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
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
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
此為君之所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
絕則為天子命既去則為獨夫故也

○摯仲氏任曰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乃及王季紂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

王行戶即反
大音泰

賦也摯國名仲中直衆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
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媯音汭音嬪于虞也峯

詩經大雅大雅卷之十一

蔡氏曰：整理降下也。言堯治裝下嫁二王季文王女于媯，內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

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而之言之為王季之配也。今曰：太任繫其子而

惟德之為行及其娠也。○配也。女傳曰：太任繫其子而

口不德之為行及其娠也。○配也。女傳曰：太任繫其子而

百卒為宗周君。子謂成德為行能胎教之。○慶源輔氏

曰：惟德之行所謂成德為行能胎教之。○慶源輔氏

而不息。坤順以相承。○長梁劉氏曰：○華谷氏

配其德。故克生文王。○定宇陳氏曰：○華谷氏

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

本聖賢之言。文王往而反。太在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

意深矣。其國叶韻。

○總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田以受方國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

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田和也。方國四方來

附之國也。○慶源輔氏曰：前篇什厥猶翼翼為勉而

有在。臣在君事。不此。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

有廣狹也。昭事上帝。則此。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

對越上帝。如上帝。則此。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

來附之。國也。直也。昭事上帝。則此。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

人上之。德天。人所與也。攝矣。○華谷氏曰：三章言文

運與之。德天。人所與也。攝矣。○華谷氏曰：三章言文

受此。四方。侯國。之歸。有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

詩經大雅卷之六

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
心於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合故以之治人非有
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
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
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集叶非合反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

涘音士叶羽已反
子叶獎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
即治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
逕此入河也嘉昏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太姒也○

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
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
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王氏曰華國所在也當文王將
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華
氏曰四章述天生太姒以配文王也○安成列
氏曰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
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為非
人之所能為然則六章之所能為哉

俱章遍反

迎魚敬反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

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乎然則文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太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其祥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兩雅注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單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華谷棧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續子管友 莘所中反 長丁六反 行叶戶部反

商

賦也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齊川王氏曰生文謂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夏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而篤焉○夏峯二十二年生是商道始右助燮和也新安胡氏曰陳微之際二人已生矣氏云燮有和順意○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立氏曰又本武王之事故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慶源輔氏曰天監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命既集言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

詩經卷之六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馬彭彭維師尚

彭叶輔即反

涼音亮

明叶謨即反

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

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駟

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

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

佐助也王莽傳注曰亮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

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鄭氏曰戰地寬

又強盛尚父佐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武王為之上將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

明無復濁亂○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

命之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濁之故伯

快哉○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流悉清

夷故武王避之以待其清○四海為一則源清而流清

以會朝武王泰誓以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唯

在於清朝清明嘆其煌煌○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事然言其擅車之煌煌○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是無待於擊刺也○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弓矢之良則御之眾則敵○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也所以然者殷周之眾則敵○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皆此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所以終首章之意也○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首之明也○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之明言也○禮記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

詩經大雅卷之八

七

能之乎○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
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
又可以見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
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
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小
明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
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
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
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
意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
王其後乃又述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
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

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
太任太姒武王有武王之德則有文王之臣讀
大明則有詩則當知天人之機如影之隨形
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之隨形
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
前五章言周之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
非一日有以力之積而得與者後兩章言武
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
王聞之思天命之不彀業以保其宗之於天下也
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其宗之於天下也
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其章以六句八章
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
樂說見上篇安成劉氏曰事見外傳
孫氏曰事見外傳

系系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後田節反 沮七余反 漆音七 父音甫
陶音桃 復音福 穴叶戶福反

畧地相宅精 許水涯也 漆沮之側也 岐下岐山之
神風采也 廬陵羅氏曰 岐山地 理考異亦名天 姜女大
下也 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王姬也 胥相宇宅也 孟子曰 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 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 君子
不以其所養人者 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 我將
去之 去邠 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 邠人曰 仁
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陳鹿之皮也 幣帛
也 屬會集也 土地本生物 以養人 邑歸市 而人
爭先也 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也 邑歸市 而人
馬珠玉 本期南軒張氏曰 大王於狄人 事以皮幣 而
忠厚而 不迫 邠太子 不以其所養人者 害人 者 害
人者 害民 不以其所養人者 害人 者 害民 不以其所養人者 害人 者 害民

歸而強民以從 特曰 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 此大地
之心 真保民之主也 民之心 自不庸釋乎 太王非特
斯言 有以感動之 蓋民之戴其仁 有素矣 曰 如歸
曰 善稱太王 肇基王迹 蓋見得民心之始也 方其
去邠 民皆扶持而隨之 固未嘗率之也 王
迹之始 莫大於此 蓋民歸之 則天命之矣 契苦計反

○周原膺膺萑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茲叶津之反

賦也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 廣平曰原 膺膺肥美貌
董馬頭也 荼苦菜 蓼屬也 飴 飴也 反夕清也 本與附同
根形似鳥鳥之頭 蜀人謂鳥頭也 契所以然 火而灼
龜者也 儀禮所謂楚焯 音寸 又 是也 善氏掌共燠

縮色六反 載叶節力反

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徒之職故先召之繩所以為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中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君國都如井田樣畫後一宮室前一區為市四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而外朝一區為市四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規模之大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牆

也壁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此○華谷嚴氏曰五章將營宮室先於廟故其序如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墾此章始營公室焉抹音俱 曠耳井反 度待洛反

○抹之陬陬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

馮扶水反 堵丁古反 薨音阜 勝音升

馮百堵皆興鼗鼓弗勝

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陬陬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墻堅聲冒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墻成脫版

詩經卷之六

刑其堅呂以就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
平直呂音迭磬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後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
功鼓不能止也考索曰鼓人云以磬鼓鼓後事春
事以弗亟為義故以臯鼓節之臯蓋臯者緩也
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各鼓以臯下之事上之使下以
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磬鼓弗勝○常
安成劉氏曰古人以盛為壁故于室多言版築
之事○震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
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闢乎外舉此則
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至
於百堵皆與磬鼓弗勝則八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伉苦浪反叶古即反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

將七年反

行叶戶即反

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口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
應門將將嚴正也天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
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
侯不得立焉采于曰書曰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
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禮此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
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天子之
以庫門為天子臯門○毛說訂之書春秋禮而諸侯為天子應門明堂天子
郭門為臯正門為應門○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禮記家語而斷之名庫雉朱謂天子取
毛說訂之書春秋禮而諸侯為天子禮記家語而斷之名庫雉朱謂天子取
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禮記家語而斷之名庫雉朱謂天子取
庫門則有藏于此故也○考索曰天子尊為天子禮記家語而斷之名庫雉朱謂天子取
者則居此以應治也○禮又其義然書又應治也
禮又其義然書又應治也○禮又其義然書又應治也
冢土大泰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為天子之

詩經卷之九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

制也宋子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殷國遂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爾日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太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興馨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不可知矣迺立冢土成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

拔蒲其反 先吐外反 混叶音昆 駝從對反 喙吁貴反 殄田典反 愠紆問反 頤韻敏反 柞子落反 械音域

道允矣混夷駝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也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桜音也小亦叢生有刺爾雅注耳璫紫赤可啖○東陽許氏曰材埋易白直理易破可為憤車幅又可為矛戟矜矜音也始通道於柞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允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駝突喙息也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愠不責夫人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

詩經卷之六 大雅 豳風 豳風 豳風

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脩之實而但言其
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
恐喝之者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
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
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窟仗維其喙息而已慶源輔
箇矣字可見不言德然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
期然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
王之時矣以爲專指文王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
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無昆夷曰文王
維其喙矣帝作邦作對曰伯王季然則柞棫斯拔松
栢斯允帝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
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也陳氏謂孟子借
曰八章言太王於文王而終於文王也陳氏謂孟子借
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而終於文王也陳氏謂孟子借
王之詩焉○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
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因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
昆夷不服而太王不勝其開及其終也文王德盛

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聖孫相首尾昇傳
曰大王始制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
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
之則此章通言太王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
宋氏曰太王之過馬比夷之慍也及其至岐則
治有之脩政之由中出者聖人必勉焉蓋君子
能必由中出者聖人必勉焉蓋君子
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因有天命存焉然
積累之既久培植之功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
終屈而必於伸不期然而然者矣顯
昆夷之輩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顯
丙如鏡反 厥居衛反 厥叶桑經反 附叶上声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

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庚氏曰曲直
得其平則無爭也

詩經卷之六

左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謂如少遊長賤避貴之類入其邑男女異路謂如少遊長賤避貴之類班白者不提
挈孔氏曰注云以爲地道路尊右故也班白者不提
夫讓爲卿以爲卿則爲卿也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
卿之位可以爲大夫則爲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
不敢居大夫之位無深競之風有遜讓之實二國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
者四十餘國建安熊氏曰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
以震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亦道化之所漸
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

疆土版圖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
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
東躐生未詳其義或曰躐動而疾也生猶起也朱
曰躐動也生是與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間虞芮質
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
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
而歸武臣折衝曰禦侮折孔氏曰武力之臣能○言
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
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
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趨之其
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慶源輔

詩至
大雅
卷之六
維
十一

虞丙之訟初非期於與起也而其與起之勢厥焉
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獨致哉
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也為多其辭復深嘆其得
人者盛其意深矣其所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
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于四而不已也
○豐城朱氏曰虞丙之質成是公獄者不之商而
之文也朱氏曰虞丙之質成是公獄者不之商而
其文也朱氏曰虞丙之質成是公獄者不之商而
而不可禦矣詩人譬如擊于人也朝覲者不之商而
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此四臣
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
及而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
來茲迪教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
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哉
或曰文王

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
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

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
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
本言太王事昆夷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
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九章遂言文王受
命之事安成劉氏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
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天命似有不得而
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餘說見上篇慶源
曰專美文王之德大則追述王季太王
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則追述王季太王
姜文王之德而王之意則皆歷述其先王積累
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
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左傳江文 械兩通反 僕立下 酒音酉 齊子礼久 辟皇聖 趣叶此苟反

芄芄極樸新之想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芄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迤
音相附

著有畧也。撫積也。華谷嚴氏曰：積以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茫茫楫撲則新之。撫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我于歌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

宜叶牛何反

宜

賦也。丰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足為璋。瓚祭疏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

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

也。錢氏曰：衣冠也。備壯之貌。髦俊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因首

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我我然無不得其趣向之意。則可見其趣向之意。

澤匹世反

淫音經

揖首接叶借八反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臨川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烝衆楫

擢于徃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王者之軍。故言六軍。○言淠彼淠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

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

詩經卷之八

暴自棄晉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
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
心使同此理非外立一所以強其所以樂待作而興
主則惡之自不能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

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孔氏曰此經上下相
也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
之為紀孔氏曰網者網之大繩卒綱為張網之目
○漢劉氏曰網者網之別理絲綫故理之為紀
○漢劉氏曰網者網之別理絲綫故理之為紀
○漢劉氏曰網者網之別理絲綫故理之為紀

美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
所以網紀乎四方者至矣采子曰他鼓舞作人只
爭功夫細密處只在此一章如曰勉我王網紀
四方者至矣采子曰他鼓舞作人只
網亦不巳否曰然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
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曰
我王勉勉我王

棧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
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
歸之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網紀
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
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
趣向之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
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

詩經卷之六 大雅 棧樸 五章 章四句

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網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網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網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衆也

多出於周公也

麓音鹿

搭音戶

齊子札反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禄也豈弟矣干禄豈弟言其干禄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耳比溪陳氏曰君子求福地亦樂

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犀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禄非文王之詩人言干禄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禄以德也○嚴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禄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干禄之道云耳

琴所乙反

贊才早反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降叶政反

興也瑟鎮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孔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圭瓚贊盛鬯酒以黃巾為勺有鼻口酒出中流之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贊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則

詩至大卷八

世

贊如勺為漿黃流鬱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
以承之也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
二米者也釀秬為酒以鬱金和之如金也酒在器流動故曰鬱金和之
鬱金注鬱草名十葉為貴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
推中秬鬯是不和鬱者本草注曰鬱金章其花十
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有花狀如紅攸所降下也
蓋煮之用為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
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藝味而黃
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
降於淫人矣釋谷溪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意也
為代專反 天叶鉄因反 淵叶一均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

興也鳶鵠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翹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
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
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
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釋谷溪氏曰
章言作人之妙也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
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
飛上下各得其所以然也詩人言如比氣象周家作人
以之○震源輔氏曰械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

詩平 全 八代 于 十一 世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

田

興也莫莫盛貌田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以要之也○
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觀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齊側比目反 大音泰

媚美記反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同上

男叶尼心反

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周也大如文王之妃也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

惟武王之妃邑姜不稱太蓋避太姜故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

多也孔氏曰按春秋傳云管蔡邠霍魯衛毛咄却

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此詩亦歌文王之德

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

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臨川王氏曰齊者

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太任也至於太如又能繼其美德

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

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載

德可知矣○頌溪劉氏曰婦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

也美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械樸詩言文王德盛

詩經大全

卷之十一

七

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
本而文王之深而然也○德盛者由聖母矣成之
遠助之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以此詩言文王之
為母將不以其任太姒乎曰替瞽瞍此舜之所以
終之舜者一也舜終不憊而替瞽瞍此舜之所以始
臣之舜文王處其易舜知其難又王知君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

御于家反

邦叶小工反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

正齋陳氏曰古八於夫婦之分極加戾焉刑于寡
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異
典也○斷安王曰此太姒雖其法非文王寡妻猶言
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初德之懿乎

寡小君也御迎也

御谷嚴氏曰御鄭讀如字訓治
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

國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

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曰此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

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成而後天子立

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四國朱子亦嘗引詩文始言齊家
人即刑寡妻至兄弟四國朱子亦嘗引詩文始言齊家

心加諸彼而已

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及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張子
其自身以及家自存也及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張子

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後國親疎之說也誠以奉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
人而人無不孚此所謂

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詩經

卷八

大雅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墮其問太王事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
繩其祖武然則不殄厥愠不墮厥問文王之事固
在其中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故也
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故也
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
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東萊呂氏曰文
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
失其聖光大不缺也
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
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據
昆夷儉狃之伐姜里之囚皆所謂我疾也大有道之
來是亦定教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光耳
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人在我光大
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
聞亦式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
矣○三山李氏曰其性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
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華谷嚴氏曰

此章言言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入無斃譽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
指文王也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
復何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
者如此兩肆皆言其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
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德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
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慶源
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斃故天下人才無小
無大皆有所觀感而有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

詩經卷之六

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
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一世之才事以
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
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
我生觀民也○東萊呂氏曰華谷嚴氏曰此章言至
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聖人流行澤萬世者無
有大於作人所以無數夫子之詢人不能其心一
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數夫子之詢人不能其心一
也○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乎天下也
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
不資助於太姒而實能脩身以刑于寡妻三
四章皆言脩身事也末章則
不特成人而且能成物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獲叶胡古反 度待落反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
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
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程
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曰耆致也○安成劉氏曰
耆釋文音鬻集傳是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耆定
爾功之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慶源輔氏曰
式廓如匡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安成劉氏
四章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業也○此其首章先言
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

詩經卷之六 大雅 皇矣

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程子曰此泛言天祐
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君長使
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
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
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
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
也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
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
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其謀度然後子之而不顧四
也輕易焉大抵天之為道栽培之者雖傾覆之者易

舜必領反 菑莊特反 翳一計反

○作之屏之其當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

擗音列 辟婢亦反 擗丑貞反 据巷居反叶紀德反剔他歷反厥其鳥反

樹啟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壓其

柘章夜叶故都反 串古患心反

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之厥配受命既

固

賦也作接起也并去之也蓄木立死者也翳自斃
者也孔氏曰立死之本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
或曰小木蒙密斃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
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剔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
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注曰檉河傍赤
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松葉似松 楛音積音腫節以扶老可為

詩經大雅生民

杖者也陸氏曰節中腫以扶老即今杖擗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廩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可為弓榦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裏有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廩陵歐陽氏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其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遷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

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帝弱則由其死斃而後去之擗剔謂穿剔去其繁冗而修治之擗剔謂穿剔去其繁冗而修治之廩陵彭氏言曰太王之遷從詩人詁詞以為帝遷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詁詞以為帝遷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帝所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天命文王正此類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斲帝作邦

大立曰未示

援蒲且反

允債外反

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喪叶平声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

有四方

賦也按允見絲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
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太
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
也華谷嚴氏曰李氏云孝弟之道豈可以偽為哉
能敬其兄本于良知良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
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
山而見其木按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
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
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廬陵彭氏曰作棧斯接
於林木之間有方興未艾之象夫以周之建國既

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為也
詩人又託詞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
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
吳不返大王浚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
興也詩子曰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
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
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蓋處君臣父子
之變而不為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臣父
之變而不為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臣父
繼太王之志以成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
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然以太伯而避
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
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西山真氏
友太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避已而後友之
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

詩經大雅卷之六

四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

是而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
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
徒讓耳盧陵彭氏曰太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脩
然光顯于後世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
者王季與之也
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
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焉而
無迹于前武王繼而下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文王
創造于前武王繼而下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文王
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成也
非王季之功武王之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友難知也
此文王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因詩人所以存三嘆詠於王季也
度待洛反 貊武伯反

明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必里反 比毗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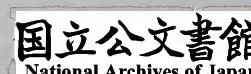
海叶虎公反

祉音止

施以鼓反

子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緜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
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
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
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
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
朱子曰猶言



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
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狗物也岸道之極至
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其入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
名在今涇州徂徠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
池是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其旅周師也按遏
也徂旅密師之徂共者也安城劉氏曰二祐福對
密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
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歆羨
王氏曰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長樂
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

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
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
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慾易縱之時而二病不
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
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是以密人不恭敢
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徂至于共則赫怒
整兵而徂過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
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
藍田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
其欲而怒則其怒私而己○文王之子曰此怒是乃
同怒而異乎然畔援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
德如順帝之無然畔援歆羨也○朱子曰此詩稱
不聖之私故見于伐崇伐密皆是有道合著恁無
非聖人之私怒也○曹城朱氏曰密之敢距大邦初
不知天理之所當怒也而正王法之不知有恤小之
也此天理之所當怒也而正王法之不知有恤小之

詩經

大雅

卷

怒正兵以此文王征伐之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
過其衆于天之命以見
人必原于怒非出於已私也
文王之怒非出於已私也

京叶居良反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池叶徒何反度待洛反鮮息淺反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
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
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
曰鄉人嚮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

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境也
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討曰安
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討曰
然其師既接祖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別師
出其疆而遂侵之蓋亦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
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
華谷氏曰
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
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於崇有訊馘伐肆之事
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其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
焉所謂程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無密乃據
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馘莫有敵者所謂
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靈氣馘莫有敵者所謂
側文王用之廣天威德揚治所歸益衆非舊邑所
能容故也○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言○
以篤周祐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

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後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邑而作豐邑方其伐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今

長丁丈反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宗墉

援音友

賊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東萊呂氏曰此可謂大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後大與變聲以色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即崇也兄弟與國也廬陵彭氏曰為兄弟亦未嘗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稱王一驗也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縣即今陝西府壩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羗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羗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

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
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
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所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
者誠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
故曰聲色則不事於化民未也○東萊呂氏曰不
德以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夏以革則不縱私意
乎天之實也○不長者文王之德不暴著其德
迹也○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華谷嚴氏曰不識
謂理之自然謂之則故又命之以伐崇也朱子曰詩
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
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莫非
順帝之則而非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
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
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

之伐我仇方也夫文王之崇侯講文王而文王之
當然也○華谷嚴氏曰崇侯講文王而文王之
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
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謀乎天理
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閑叶胡貪反 訊音信 鹹古獲反

○臨衝閑閑示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
第第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
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曰王
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請功也安安不輕
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
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
管仲稱蚩尤作劍戰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沛庭
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致致
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弟弟強盛貌仡仡堅壯貌
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
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曰僖十九
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執戟必言文王伐崇
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言文王伐崇
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
合神明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

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慶源輔氏曰
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海
也非文王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海
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
罪故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
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安成劉氏曰此其
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
不可以不得故也安成劉氏曰此所謂文王之
師也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華谷嚴氏曰首章言
者三稱天王迂岐也安成劉氏曰兩章稱帝

蓋其始去郊則郊人從之其歸於岐則四方
而求之民之歸之則所以得乎天三章四章言天命
者則以帝之明德而然也三章四章言天命
王季事為文王張木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
及文王之命也○安成劉氏曰三四章言帝者四
可見天者則以其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乎天者則以其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德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程子曰文王之
○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實始剪商如文王伐崇一說來如云至于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此崇相衝以
伐崇壙此見大段動衆咸山之下與崇相
自是崇壙此見大段動衆咸山之下與崇相
意出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
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
土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
征伐紂不授之文王亦不得已受之橫渠

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
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
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
此只是事勢自突出不可已常商
類之忽干岐山下突出不可已常
王之君莫非勉之故七篇之安城
國之君莫非勉之故七篇之安城
唯拳奉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
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
天之眷命有誅之天豈私於有周
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

經始靈臺經之營是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詩經大雅卷十一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
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營表攻
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
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
氛侵音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東萊呂氏曰作
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論精神宣節勞佚
蓋一張一弛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氛祥
氣侵於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文王之臺方
勞佚則於此遊觀肯取其高明也
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
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
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
上四句意○定字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
愛民之仁于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
民則于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陳或

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
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勸
焦上聲○華谷嚴氏曰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
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
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陶叶音和 鹿音攸 濯直角反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

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
界域禽獸 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樂
在其中 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 濯濯肥澤貌翯翯
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大雅

潔白貌靈沼園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
多而得其所也曾氏曰鹿亦跳躍而不自適則次章言之
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華谷嚴氏曰吹欣
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
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
也文王烏獸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
孟子意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
一詩意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
圍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
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
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鵲言其色之麗也此
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
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
樂其為鱗介也已

○虞業維樅其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辟音壁

離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音業柶上大
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阮氏曰柶音業柶上大
虞謂橫牽者為柶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
為飾鄭氏曰柶也柶也所以懸鐘磬也
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阮氏曰
曰以綵色為之其狀樅樅然謂之崇牙虞氏曰
虞飾以羸屬磬屬虞飾以羽屬器異荀然荀兩端又
之荀皆飾以鱗屬虞飾其文若竹之有荀然荀兩端又
有璧牙謂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龔虞所以架鐘
磬崇牙謂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龔虞所以架鐘
牙商飾以崇牙所以無璧龔虞至周則極文而三者
具矣此有替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者
大鼓也釋文曰貢長八尺鼓四尺
其鼓之面皮所中圍加三之一安成劉氏曰中圍而
冒者徑四尺也

詩經大雅大雅卷十一

徑四尺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
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
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故曰於論於辟璧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
樂於嘆辭也
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也
以水繞立所以節觀者令在外觀也○采子曰
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靡說者以靡為澤蓋即施立
則學蓋有射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
辟靡之樂則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
靡古無此樂則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
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於此及周有天子亦曰
四章皆述辟靡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園沼遂於辟
靡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
自射之禮亦先用樂於辟靡無可疑者此後刑章
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鼉徒河反 逢澤紅反 矇音蒙 矇音叟

公 ○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矇奏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小正云剥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
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也
鳴續博物志曰鼉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矇古者樂師皆以替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
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嚴氏曰申言鍾鼓辟靡之樂詠嘆不能已樂之
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
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經大雅大雅十一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孔氏曰鄭氏云韓詩說辟離者天

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詩經大雅卷之六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也京鎬京也季文王也其在鎬京者則武王也

京叫居良反

孚

孚叶孚九反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

述而三繼王王其著受業在之配錫
之歸后之季也始自命必天緒彼京者
責美謂實文則武有世之而者在者足
者於非能王業之始成於承人無先豐
其必后業之在天其精不在於季也王
知要之所成而靈于鎬京馬則此夫任
所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
法矣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以配三山李氏曰武王所
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三后者則以繼
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求之求也○單谷嚴氏曰
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
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
則不足以成其信矣慶源輔氏曰求言配命已解
對彼在天三王與於鎬京所謂作周孚先世之德
而繼之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世之德
者之信豈一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世之德
武王所求者先朝之信也故能長配天○華谷嚴氏曰
傳無窮遂成王者世之信也○定宇陳氏曰業莫大於信
與世德天下一心服而王也○天理一者命原於宗而
后亦在德天配三后即與天○天理一者命原於宗而
矣○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命則必能於宗而
以辭而對乎上之辭求言配命是同而合乎天是
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

詩經大全

大雅卷

卷

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以配對於先王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上於下而天下之為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作求至於成王之孚孰大於是○長樂王氏曰武王繼其志述其事也○宋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宋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

人之孝○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天子之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孝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

服叶蒲比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

章不然而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
成王不然而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
孝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
再疊之所感也一句永言孝思故下以順德應至此
先王之章也夫嗣先王是孝事即是世德上以求其
作求昭哉嗣服又皆孝孝即順德也所以孝世德
也○新德應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致
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
王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

祐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
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

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
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
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於萬斯年受天之祿而不
替又不止此四王之迹則於萬斯年受天之祿而不
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人之繼武王之迹也武
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也武王之孝乃天下之大
尤非暫焉作輟之所能也武王之孝乃天下之大
之信在乎天而命之配法武王之孝乃天下之大
之是求如是而受上天之祐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
日孝弟之至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
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

詩經大雅卷

日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詳
此下有日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還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新安王氏
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於慶源輔氏曰豈不助乎周家也哉○定字陳氏曰天
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乎周家也哉○定字陳氏曰天
見人心不徒屏王之室而尤佐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之緒而有
天不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
永致天之下誠故能成王善繼善述之信為天下之法
成效大驗而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
先人定緒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
往開後嗣於將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或疑
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
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

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

血脉通貫非有誤也黃氏曰中脩言武王續

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
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
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
考亦曰成王之孝也

通戶補反 駿音俊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

文王丞哉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丞君也○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安成劉氏曰四
遷豐六章以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
言武王遷鎬

鄭氏曰聲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

而觀其成功耳曹氏曰文王之德如傷○藍田呂氏曰文

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也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觀所以成業之效者也

克君也哉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

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豐是文王丞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

地在今鄂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

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華谷

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已故有此征伐

之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豐城朱氏

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立天下而始成伐

崇所以除暴則人心服所以立天下之

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棘居力反欲禮記作猶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

孝王后丞哉孝叶許六反或呼候反

賦也滅城溝也方十里為城城間有溝深廣各八

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慶源輔氏曰王

君也本稱也○眉山蘇氏曰克崇王也追稱也后

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言文王營豐

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

而不侈大孔氏曰作述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
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慶源輔氏曰作城而
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已
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
耳○定寧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作豐○定寧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安成劉氏曰孝
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于于伐崇作
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孝文王所求乎子即文
氏曰○定寧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有以成文王之孝○定寧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有以成文王之孝○定寧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

翰王后丞哉

翰叶胡田反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藍田呂氏曰濯如○王之
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
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禎藍田呂氏曰文王建
往皆倚以為○龍舒王氏曰維豐之
垣有形之勢○龍舒王氏曰維豐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

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
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華谷嚴氏曰皇
又大事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
○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維水曰美哉禹之功也

此亦見豐水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
君也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功
也蓋以武王之功配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豐城
禹皆除害濟民也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同言其人
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同言其人
於文王之而且有以見神禹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
無愧於神禹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叶蒲北反

服皇王丞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

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安成劉氏曰
印西北四百餘里曹在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
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宋子曰秦始營朝宮
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近鎬之意亦是如王非
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
豐邑可容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
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
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
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廬陵彭氏曰建國居民教序為先
而先建序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華谷嚴氏曰鎬
四方之服也父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
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詩
而言教化者見武王與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

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也朱氏曰四方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鑄京辟離無不于服此乎彼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京叶居良反

正叶諸盈反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丞哉

賦也考稽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故曰考齊衆志也洪範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疑以汝則從為主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輔氏曰所言武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此詩五章六

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謚其後所以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固將上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仕鉅里反

○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丞哉

子叶獎里反

興也芭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芭武王豈無所事乎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芭菜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

則子可以無事矣臨川王氏曰雖貽之以謀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慶源補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者箇豐水有苞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慶源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美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

王武王之為然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率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下四方定錫京安後世之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錫京安言武紂乎抑為武王使文野更在十三年詩中但卒其伐功是文王牧野之舉乎武功却少竟休了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東萊呂氏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詩人亦言其意而畧其事者前所不能致也求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桓武王而矣不可一功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桓武王而鎬京之離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桓武王而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

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大全十一卷終

